

# 出塞书

梁晓阳 著

一部题材独特书写壮阔的杰作，一曲  
理想主义的悲情壮歌。

——邱华栋



作家出版社



# 出塞书

梁晓阳 著

一部题材独特书写壮阔的杰作，一曲  
理想主义的悲情壮歌。

——邱华栋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塞书 / 梁晓阳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5212-0346-2

I. ①出…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11683号

## 出塞书

---

作 者: 梁晓阳

责任编辑: 宋辰辰

装帧设计: 意匠文化·丁奔亮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qia@zuoqia.net.cn](mailto: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650千

印 张: 36.75

版 次: 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46-2

定 价: 42.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作者简介

梁晓阳，1971年出生于广西北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玉林市作家协会主席、北流市文联主席。作品见于《花城》《中国作家》《天涯》《散文选刊》等刊物。代表作有长篇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获首届三毛散文奖。《出塞书》为其首部长篇小说。

献给在苦难、世俗和欲望中仍不忘追求的人

## 目 录

001 楔 子

· 上 部 ·

### 巩乃斯往事

- 017 盲 流  
039 巩乃斯河畔（一）  
057 新源马场（一）  
070 新源马场（二）  
080 巩乃斯河畔（二）  
092 哈萨克一大队  
106 十月公社八大队  
124 哈拉布拉  
137 新源马场（三）  
157 在后山草原上

· 下 部 ·

### 十年转场

- 169 旅途（一）  
200 南方（一）  
214 旅途（二）  
228 南方（二）

243	葬礼（一）
267	旅途（三）
279	牡丹汗
289	住居（一）
307	最大的理想
319	旅途（四）
343	住居（二）
368	插曲
381	南方（三）
390	月亮和星星
404	旅途（五）
425	这边风景
438	葬礼（二）
453	旅途（六）
468	南方（四）
485	旅途（七）
504	住居（三）
519	南方（五）
532	梦游者
544	谜底
559	隐秘乐曲
575	后记

## 楔子

认识阿依那年，小城还没几个人有手机。有一次，我打电话到妇幼保健医院找魏凡，接电话的女子说：“魏凡啊？他今天补休不上班。”一口很好听的北方普通话，让我十分好奇。在满城尽说土白话的1995年，一位说普通话的女子总能引起小城人的奇思异想，我自然不能例外。曾经，小城那家叫“南方夜总会”的饭店来了一位湖北坐台小姐，结果小城过半的男人都拥往那里看稀奇，把饭店大堂直至酒店门外的兴宁路挤了个水泄不通。

我请求她去宿舍楼帮忙喊一声魏凡，她说：“去不了，办公室现在就我一个人。”我再请求，她就说，“你这人咋这么啰唆呢，上班时间不能擅离岗位你知道吗？”然后“嗒”的一声挂了电话。

后来我和魏凡喝茶，问起她的情况，魏凡说：“佢（她）啊，新疆妹！”

魏凡的话立刻就让我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我脑海里出现了大漠，出现了天山，还出现了——霍青桐，那时的霍青桐——

大约也是十八九岁，腰插匕首，长辫垂肩，一身鹅黄衫子，头戴金丝绣的小帽，帽边插了一根长长的翠绿羽毛，革履青马，旖旎如画。

《书剑恩仇录》里对霍青桐的描写，对那时见多了头戴斗笠、发留刘海、一身粗布衣衫、满身汗水滴湿胸前两只布袋一样奶子的南方女人的我来说，自然像七月天吃了冒着腾腾冷气的冰棒，通身被刺激得清爽惬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和金庸像一对侠侣一样驰骋校园。金庸的小说中，我接触得最早又最爱读的就是《书剑恩仇录》，我幻想着自己做一个手提长剑走在漫漫黄沙中的少年侠客，每一次拔剑既是为了快意恩仇，也是为了得到一场来自天山的爱情。

报刊隔三岔五就会出现顾城、北岛、舒婷。我所能看到的《中学生作文》和《校园文学》上，封面和封底都是衣着光鲜文青味十足的中学生诗人，比如遥远

如新疆的邱华栋、黑龙江的潘洗尘，邻近如湖南的马萧萧、广东的赵红尘，还有江南才貌双全的朱晓琳……他们那潮湿而多汁的句子带给我青春的诱惑。初二第一学期，我神经兮兮地背着同学写那些“雨季不再来”的文字，并且品尝到了文字营造的世界带来的欢乐和忧伤——是的，因为家境拮据，父母要借钱供我们三兄弟读书，时而遭遇借不到钱的尴尬场面。我体味到了一种孤独和自卑，面对一个渐渐开放的世界，我却更多把自己隐藏在一个自我倾诉的王国里。

我渐渐从一些文论上知道了有一家诗刊叫《绿风》，新疆石河子文联主办，那上面发的诗歌叫新边塞诗。

我怦然心动。“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我脑海里出现了岑参高适王之涣王昌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傲此生无厌倦……”金庸作品电视剧的歌声也开始唱响。

第二学期，我硬是从每月五十多元的伙食费里一块几毛地攒了十二元，订阅了全年六期的《绿风》。我成了当时班上唯一订阅文学期刊的学生。我阅读诗刊上每一个栏目的作品，像接触一场场新电影一样兴奋而惊奇。

我读到了周涛的《野马群》：

兀立荒原  
任漠风吹散长鬃  
引颈怅望远方天地之交  
那永远不可企及的地平线  
三五成群  
以空旷天地间的鼎足之势  
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面  
……

我读到了章德益的《卜居》：

岩层的地基崩裂  
古海岸涸死而成的门闩  
于我梦中还魂成一枝  
缀满星光的远海花枝  
……

我读到了刘宏亮的《大漠孤烟》：

风沙裹一串湿漉漉的谣曲  
有条河自红柳丛怯怯走来  
淙淙地流向那片辉煌的落霞  
虽不是命运却无法再走回头路了  
一位西部诗人忧郁地望着它

……

我如饥似渴地读，像农忙时节冒着烈日担了十担稻穗后汗流浹背跑到稀得照见睫毛的大锅前起劲喝粥那样读。我知道了什么是“西部诗潮”，什么是“第二梯队”，什么是“第三诗国”。

至今留在记忆里的还有，李瑜那组《为了爱情，巴格达不嫌远》：

只有等到夜莺歌唱倦了  
才能听到不息红柳  
恢宏涛声里的悄声碎语  
这是曾回荡遥远岁月  
那个夜晚的悄声碎语  
依然还那样亲切

……

一个通向未知远方的梦，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里发了芽。

我开始偷偷地模仿《绿风》里的诗，写了许多分行的文字。有一次，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在晚自习巡班时看到了我在语文书下捂着写的那些文字，很执着地拨开我的书拿起来认真地看着，我心跳如鼓，担心会遭到严厉批评，但是他看过之后又把它还给了我，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下午自习课的时候，他让我到他宿舍去谈话，说我的作文写得好。接着告诫我：“你写那些东西，现在还不是时候，太早了，会影响你的学习。”我诺诺地答应着，心里却是一种不被理解的委屈。

此时，我从一张《中国青年报》上面看到了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函授班招生的消息，里面有许多鼓动人心的话。最诱人的是参加这个函授班就有机会在他们

的函授班刊物《作家之路》上发表作品，每年都会有十几位成绩优秀的作者被选送到学院面授一个月。那时我认为通过这样的学习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作家。函授班的学费需要八十八元，相当于我几个月的伙食费！我内心的梦开始拱个不停，终于按捺不住，向父亲撒了一个谎，说这个月的伙食费增加了，还要买一些学习资料。父亲额外向亲戚多借了一百元，我在一节自习课上偷偷去了镇邮局，把八十八元寄给了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

函授班制作了一本学员通讯录，拿到那个64开的本子后，我的目光久久地逡巡着那些页面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姓名、地址，还看到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文学爱好者。一种渴望在我心底涌动。我的目光很快停伫在几行文字上，我看见了一个名字：“曼丽”，看见了一个地址：“新疆乌鲁木齐”，还看见了一个单位：“红柳焊接班”。那时候我还不了解蓝领与白领，但我内心已经像一轮太阳那样火热了。

4月，窗外正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我在自习课上给她写信了：“曼丽……”然后告诉了她我的年龄和身份。新疆乌鲁木齐，距离桂东南的一个小镇实在太遥远了，我都无法想象对方是否收到这封信。

十几天后，中午下课时，一只淡蓝且微白的信封被同学放到了我的课桌上，我惊讶地看到了我那被人写得非常清秀的名字，还有来信地址——是的，新疆乌鲁木齐——我收到了她的回信！我的心激动地喊了一声。我双手颤抖着打开信封，掏出薄薄的两张信纸，迫不及待地看起来——“小羊，”她说，“很高兴在梦想当作家的道路上认识了你。”她毫不犹豫地向我公布了她的年龄：十九岁。

这是曼丽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注意到，她用的是纯蓝墨水，笔画很细，怯怯中带着一点任性，只写了一页半，而且第二页只写了三行字就收尾了。因为字是浅浅的蓝色，每一页纸的底部也印着两朵带叶的蓝色牵牛花，这让每张信纸都像一幅天蓝色的画。我再回过神来看她的信封，也是淡白带着一种微蓝，还有更神奇的呢，信封和信纸都在散发着一股子淡淡的芬芳（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沙枣花儿香），我激动地认为这肯定是这个西域女子的香味。香味把我香晕了，香得忘记了旁边还有几个女同学在偷看，直到她们发出哧哧的笑声，我才如梦初醒，赶紧攥着信笺就往校园跑。在一棵荔枝树下我重新展平信笺，看了好久，又闻了好久，一阵又一阵晕眩的感觉冲击着我的脑袋。我再看时，她的字迹笔画显得修长纤细，娟秀乖巧，每一行看过去都很有线条感，起伏感明显。到这时我才发现，两张信纸之间还夹着两朵淡黄色的小花，原来那种淡淡的香气就是这花朵发出来的。我敢肯定，这就是远方新疆的气息，是《书剑恩仇录》里翠羽黄衫霍青桐的气息，也是传说中香香公主的气息。

后来的几天，我一次次心情激动地读着回信，品味着那淡淡的花香，开始心潮澎湃地给她复信。我在抬头处小心翼翼地称呼她为“亲爱的曼丽”——是的，亲爱的曼丽，为此我曾经内心斗争了几个小时，害怕被她骂，害怕一个少年微妙的心理得不到理解——我写了一个口里少年对新疆的向往，写了自己的梦想。

信发出去后，心就被一条绳子拉住了，老往一个地方扯。一个星期过去了，在等待里，我实在忍不住，又偷偷地拿出她的来信，趁着没人看时悄悄地把信笺放在鼻子前。我突然知道，原来等待是煎熬的。

二十多天后，课间休息的时间，她的回信像一只鸽子撞进了我的怀里，是班主任罗老师扔过来的。他人高，站在我桌前居高临下地放了一个鸽子，准确无误地飘落在我的书桌上。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盯了我一下，我心虚地低下了头，赶紧把信塞进了抽屉里。上课铃声响了，他去讲台上上课，我依稀闻到了抽屉里渗出的那股熟悉的芳香。那一节课，我失神了，只看见罗老师在黑板前走来走去嘴巴不停开合的影子。

漫长的四十五分钟过后，我疾步走出教室回到了宿舍，慌手慌脚地拆开信封，那熟悉的字迹马上呈现在眼前，随之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子淡淡的幽香。令我惊喜的是，我看到了那句“亲爱的小羊”，这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承认，一种接受，预示着一个十六岁的南方在校少年开始了与一名已经在社会上工作多年的新疆少女的神秘交往。

那封信好多天我一直揣在裤兜里，每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会偶尔拿出来闻一闻看一看，这些动作会一直持续到她的第二封信来临。新疆寄到广西的信需要二十天左右，我去一封，她便来一封，几乎保持着一月一来往，谈的不光是文学，也有对疆桂两地的看法。我每天都感到十分兴奋，不是对学习，而是对一个梦想，我盼望着一个淡蓝且微白的信封翩然来到教室，然后，我打开后，又闻到那股熟悉的淡淡的芳香。

半年后，已经是初冬，我也读初三了，繁忙的学习中我又给她写了一封信，这次主要目的是向她索要一张照片，我记得我在信里胡乱地问了她一些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姑娘跳舞是不是习惯抓耳挠腮——但是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一张照片。我心里惴惴的，觉得她不会答应，但是又满怀希望。信发出去后，我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我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觉得这个冬天特别漫长。

元旦过后，在一个飘着零星细雨的上午，我终于又看到了那个淡蓝且微白的信封，凭着掂在手里的感觉，我知道里面有我希望的东西，顿时心跳不已。我不敢在教室里拆信，一个人悄悄地跑回了宿舍，对同学谎称鼻塞了要拿驱风油。当

我坐在床铺上，忐忑不安地拆开信封，抽出信纸，一张大约三英寸的照片跟着出来了，一位蛾眉大眼的姑娘赫然映在我眼前！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一张艺术照，姑娘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贝雷帽，饱满而妩媚的脸蛋，黑得像葡萄的眼睛，笔挺的鼻子，涂满唇膏的鲜红的嘴唇。尽管她坐在一座有着双塔的假山旁，仍可看出她丰满而修长的腰身。我翻转了照片，看到背后写着一行娟秀的字：1987年10月摄于乌市红山。

多年后我回忆起这张照片，才知道原来干焊接的新疆姑娘也能这样妩媚。

因为有照片带来的惊喜，我反而把信的内容大多忘记了，只记得她在信里回答了我的问题：“啥？少数民族姑娘跳舞抓耳挠腮？你真逗，那不是猴子吗？”就这么几句。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形容一个女孩的美丽和气质，只知道，每当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偷偷从木衣箱里拿出那张照片时，一个天生丽质的形象就出现在我面前，而一旦因为有人来了我就把它藏于箱底，或者在平时沉思时，脑海中便清晰地浮现她的影像，伴随着一阵奇特而甜蜜的战栗，进入我那年轻幼稚的心灵。那张照片在寒冷的假期里成了我的寄托，在我这个早熟学生的心里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那会儿我甚至想到，原来与我通信的新疆姑娘这么迷人！

有很长一段日子，一有机会我就逃离同学，逃离教室，来到校园最幽静的小花园里，任茂密的荔枝树叶遮覆着我，一个人享受着寂寞，眼光迷离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冬天也绿的荔枝龙眼树，开花的三角梅，还有山茶花、玫瑰花，闻着清新的空气，有时也有缤纷的阳光，那最幽微的欲望就是这时候从心底挺出来的。我拿出了藏在内衣口袋里的照片，先是捂在怀里，向四处张望一阵，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低下头，蓬起两肩，手托照片，在她的额头和脸蛋上亲了一下，又以飞快的速度把照片从怀里装进内衣口袋。铃声就在这时候响了，在心脏一阵狂跳中，我拿出驱风油胡乱地抹了一下额头，然后整理了一下衣服，心虚虚地往教室走。在穿越校园时，我一直低着头，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坏事，但又不至于那么坏。

多年以后，我翻拣出了那时我拍的一张照片，地点在初中门前的河滩上，照片上的我背水而立，面黄肌瘦，一身土布，脚蹬拖鞋，四肢僵硬，故作高深，十足一个农家子弟。

我开始三天两头往医院打电话，借口还是找魏凡。我猜魏凡这小子肯定和她谈过我，要不她不会知道我在写东西（她说在地区报上看到了我写的文章），更不会一次比一次好说话。常常，我和她聊着聊着就忘记魏凡了。因为是上班时间，我和她每次都不敢聊太久，便互留了寻呼机。

我又问她的名字，她说：“阿依。”

“什么民族？”

“汉族呀。”

“那阿依是什么意思？”

“以后告诉你。”

魏凡约我和几位朋友去他家喝茶，听他弹钢琴。我把她约了出来。她有一个标准的身材，在小城生活已近两年，但脸上的两团苹果红还没有褪掉。她的确是一位汉族姑娘。

那时，那个初中时代的曼丽，我已在十年前上高中时与她失去了联系。

魏凡和几位朋友都悄悄地问我：“她是你女朋友？”我含糊其词，不置可否。魏凡就说：“你只颠佬厉害啊，前段时间我仲见你开摩托车搭一只本地高妹兜风，现在又有北妹了？”我一脸尴尬，像被揭穿了一个谎话。

因为文学的机缘，我与地区文联办公室一位叫兰花的姑娘认识，她也说一口与阿依口音相同的普通话。一问阿依，才知道她们竟然很熟。“兰花是我老乡，一块儿长大的。”她有点儿神秘地说。

有一天晚上，我约阿依去北宁河茶馆喝茶，她带来了两位姑娘，其中就有那位兰花，还有一位叫柳花，是兰花的妹妹。三位姑娘中，阿依稍大。令我惊奇的是，兰花和柳花是阿依的长辈，与阿依母亲是表姐妹关系，阿依称她俩为小姨。

高挑而微胖的兰花是地区文坛的一枝花，偶尔在地区报刊上发表一些类似风花雪月的文字，这让不少地区文青男以为她是一个很解风情的女子。我曾听到许多作者赞美兰花长得有福气，是富贵相。那时，她正与一位受聘于地区电视报的记者谈恋爱，那位记者来自天府之国成都，长得高大健壮，脸相却很粗鄙，与我们喝酒时表现出过分的夸夸其谈，主观武断。我和当地的文友都不喜欢他，对他与兰花的关系都觉得有种牛粪砸到了鲜花的遗憾。

与姐姐相反，柳花长得偏瘦，有些弱不禁风，但是端庄优雅，在地区日报做见习记者，她的指导老师刚好就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柳花渐渐展露她的才华，她写稿，指导老师简单修改后就能发表。她和姐姐兰花偶尔到北宁玩，我那时才知道，她们在北宁竟然还有一位当党委书记的亲戚。阿依告诉我，书记是她妈妈的远房表弟，也是北宁三位表舅的表弟，这样算起来，那位书记也是阿依关系较疏的表舅，跟兰花柳花才是亲老表。那时的许多周末，兰花、柳花姐妹俩常常从南安来到北宁这位表哥书记家里玩，有时还会带上阿依。

兰花柳花都在北宁的时候，我就约她们去河边茶摊喝茶。

有一次，她们带来了一位又高又美的姑娘，阿依介绍说她叫枣花。枣花的母亲和阿依的母亲都是盲流到伊犁的广西人，枣花娘嫁给了老马场的一位牧羊汉子，她们家是阿依家的斜对门邻居。阿依还在老马场的时候，和枣花、兰花、柳花都是玩得很好的伙伴。1995年秋天，枣花得知阿依和兰花姐妹已在广西工作，也带着梦想来到了北宁，兰花和她在街头一张一张地看招工启事，最终在八一寻呼台做了话务员。

那些紫荆花芬芳的夏夜，我对爱情充满着种种甜蜜的遐想。阿依和兰花、柳花、枣花在那些芬芳里一起来到小城与我喝茶。坐在沿河路的心悦茶馆里，和四位姑娘品着碧螺春，吃着本地的特色小吃卤水鸡脚和炒空心菜，那是怎样流光溢彩的聚会啊！没有其他男人，仅仅是我自己，而且不用我花太多的钱。迄今为止我都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枣花的笑声最清脆，她频频越过三位女伴过来为我斟茶，她一米六八的个头，洁白的西装套裙衬托着丰满匀称的身材。正对异性充满幻想的我，心里一直在想，要是我能揽一揽她山水一样的腰肢该有多好。如果我的手能放在她天鹅一样优雅的髋部，或者放在像皮椅转角一样浑圆的肩膀上，那又是多么惬意的时刻。

我隔三岔五就打一次她的寻呼机，她的回话总是显得非常亲昵。尽管她做寻呼台小姐非常忙，据说一天接三万多个电话，但每逢我打呼机她还是每呼必复。后来她一有空就来和我见面，或者我去见她，我渐渐感觉到她有一种豪爽的性格，是那种有爱有恨的角色。我们偶尔在小城里喝茶谈天，那年秋天我还陪她去了当地的风景区桃源洞游玩。在那里，我大胆地将右手从她背后伸过去拉着她的右手，花了五块钱让景区的人为我们照了一张相。

在我对爱情渴望的时期，我曾经考虑过枣花，除了当时她有美好的身材，更主要的是我领略了她在厨房炒菜的好手艺。有一次，我半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嫁给我做家庭主妇怎么样？”枣花当时似笑非笑地瞅着我，嘴里“嘶嘶”地吐着气说：“嫁给你？才不呢，你们南方人不够憨厚。”

不够憨厚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我琢磨了许久也不明白。

她是伊犁的一名农民，有着漂萍一样的生活。

兰花、柳花都住地委大院的平房。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按捺不住内心的萌动，常到兰花和柳花的房子里蹭饭吃。有一天，我看到枣花也搬到她们房里一起住了。三个姑娘一台戏，一般我来的时候她们就买菜做饭，嚷嚷着要我亲手做炒饭炒菜给她们吃。我做过的菜中，自认为最拿手的是番茄炒蛋和炒青菜，她们三个在饭桌上夸我菜炒得好，还边吃边挤眉弄眼笑。但是第二天我接到阿依的电话，

她嘻嘻笑着说：“你在她们房里做的菜真香啊，香得她们三人在你前脚走，后脚每人都狂喝了三碗凉开水！”

我才知道，我炒的菜太咸了。

作为医院的聘用制职工，阿依的工资只有一百多元。收入如此之低，加之单位又没有房子安排，她只好长期住在小城一位表舅的家里。阿依在小城有三个表舅，大表舅是北宁的一名小工头，二表舅是北宁百货公司的职工，三表舅是南安企业报的编辑。表舅们和她妈妈同一个外公外婆。

阿依的单位曾经考虑在旧宿舍楼分给她一间房子，但是她的三个表舅说，表姐把她的宝贝女儿托付给我们照顾，怎么敢放心她一个姑娘单身住在外面？万一有个闪失，表姐那里不好交代。他们不让她住在单位宿舍，三个表舅商量后，阿依就住在了当时孩子尚小且房子较为宽裕的小表舅家。

从当年去南方求学开始，一直到毕业后参加工作，阿依都得到了这三个表舅的帮助。在杭州读书时期，三个表舅都常有伙食费寄来，寒暑假时都叫她回到小城度过。快毕业时，表舅们说：“你回北宁工作吧，新疆有什么好？那是个逃难和流放的地方，你母亲在那里吃的苦还不够吗？你回来了我们都会照顾你。”

阿依就参加了1994年7月在地区举办的双向选择招聘会。她学的是汉语言教育专业，浙江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劝她在浙江找工作，但是几个表舅都建议她回北宁，说他们可以为了表姐（阿依母亲）照顾她。同学们都为她选择去广西工作而惋惜，他们认为广西是愚昧和落后的代名词。她不信，当时去了北宁教育局的招聘窗口，他们正在招聘老师，几个工作人员听她操着北方口音的普通话，摆摆手，劝她不要报名了，他们还用土白话阴阳怪气地议论说：“一只捞妹识做么嘢，南下的吧。”“南下”的本义是指从北方来的革命干部，到了小城却被引申为提供异性服务了。那些人不知道，她在家里听过母亲说白话，读大专期间每年又到广西度假，这些土白话她也能听不少了。她当时很气愤，却也无奈，悻悻地走了。幸好遇上了地区物资局招聘，他们同意录用她为办公室文员。得到这个结果后，她高兴地告诉了三个表舅，表舅们却让她把户口迁回来，又通过关系让她在医院办公室做了资料员。她就这样留在了广西。

她是有机会回到新疆工作的。在小城工作了三个月后，她接到伊犁新源马场学校催促她回来任教的通知，她非常犹豫，对我说：“我曾在马场当了一年的代课老师，我妈也在马场小学教书，我看见她早白的头发，就知道自己干不下去了。”我为她拍桌叹息说：“如果是我，肯定就回新疆去了！”她哧哧地笑起来，说：“我不来广西你也没机会认识我。”

她常用她表舅家的电话打我的寻呼机，她呼我就在电话后面加“123”。每次我的寻呼机一响，看到电话号码后面有“123”，我就知道是她找我了。我也经常在深夜溜去单位呼她，一呼也在电话号码后加上“123”。常常在夜里十二点之后，我们还在压低声音打电话。

1995年的小年夜前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一位不速之客打了我的寻呼机，我复机了，她说：“你还记得我吗？”

尽管声音非常熟悉，我还是迟疑了半天。

“我是琴呀。”她咯咯咯地笑起来。

是琴。她是我的大学校友，低我一届。其实我们在大学时期见过几面，在一次老乡聚会上，我与身材颇长的她交谈甚欢。她的嗓音厚实醇和，像德德玛，我和她合唱过《心雨》，赢来了老乡一片喝彩声。

她告诉我，她的家在城乡接合部的环城村。快速发展的城镇化使她家得天独厚地拥有了好几块地皮，她和弟弟妹妹每人分得一块。

我先她一年毕业，在双向选择交流会上，靠着一沓发表的剪报文字，我进了小城一家效益下滑正准备改制的糖烟公司，做了一名资料员。对于我这种没有背景关系和经济实力的农村毕业生而言，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约她在我的宿舍见面。她笑靥如花，说话叽叽咯咯，要我“传授一点找工作的经验，最好帮帮我”。鬼使神差，我一口答应了。

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可言，只是凭着自己在当时的小城文坛上混来的一点儿名气，与一些部委办局也喜欢看书写作的负责人熟了，有时候就可以依靠他们办点不大不小的事情。农村来的孩子，有的工作后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其实我们都明白他的人脉不是父辈带来的，而是靠工作后自己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没有家庭背景的农家子弟事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靠他的性格决定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所幸我因为写作，认识了教育局一位同样写过不少文学作品的大姐。在这之前她看过我的作品，表示十分欣赏。她表示愿意帮我一个忙，为我这位朋友联系到了距离城区只有五六公里的独石镇初中，当上了代课老师。

九十年代，小城的小伙姑娘大多数还是骑单车，只有少数人可以骑摩托。我那顺利进了交通局的同学应良和进了地税局的邓韬都有了一辆崭新的“大油煲”嘉陵摩托，他们骑着“大油煲”驮着自己不知道第几任的漂亮女友，在小城风光烨烨，令人艳羡。我的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块，自然只能骑一辆二十八英寸的永久牌单车。我那早年辍学去广东打工的二弟多懂事啊，买了一辆二手的广东牌照